



蕭伯納戏剧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蕭伯納戏剧集

—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刘岷装帧木刻

蕭伯納戏剧集(1)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〇〇三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: 461 字數: 264千

開本 33.5"×46" $1/32$ 印張 $1\frac{3}{4}$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5000

定價(7) 1.50 元

出版說明

蕭伯納的全部劇作共約四十余种，这里出版的“蕭伯納戏剧集”只选譯了他的比較重要的作品十一种，按原著写作先后排列，分为三卷印行：

第一卷包括“鱈夫的房产”、“华倫夫人的职业”、“康蒂姐”和“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”。

第二卷包括“英国佬的另一个島”、“巴巴拉少校”和“匹克梅梁”。

第三卷包括“伤心之家”、“奥古斯都斯尽了本分”、“苹果車”和“真相毕露”。

这里的譯文所根据的原本是倫敦康斯塔博尔公司从1916到1953年間出版的三十六卷“标准版蕭伯納全集”(Standard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Bernard Shaw, Constable and Company, London)。这个本子是目前比較完善的一个版本。

此外，还有几点說明：

一、原劇多半都有作者所写的長序或跋文，这里沒有譯出。

二、一般戏剧都有登場人物表，蕭伯納的劇本却从来沒有，这里也按照原劇体例，未予补入。

三、剧中人物名称，在原劇中往往前后不一致，其所以这样，作者是有他的用意的，因此譯本也一律照旧。

四、作者所用标点符号，有时显得頗为特殊，如冒号用得很多，有的地方一連用了七个惊叹号等等，在譯文中也都尽量保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

1956年11月

第一卷說明

本卷共包括四个剧本：“鰥夫的房产”(Widowers' Houses)、“华倫夫人的职业”(Mrs Warren's Profession)、“康蒂姐”(Candida)和“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”(Caesar and Cleopatra)。

“鰥夫的房产”是蕭伯納的第一个剧作，他开始写这个剧本是在1885年，但中途擱笔，直到七年之后，因为倫敦新成立的独立剧院需要剧本上演，他才在短時間內把它續完。

这个剧本后来被作者收在他称为“不快意的戏剧集”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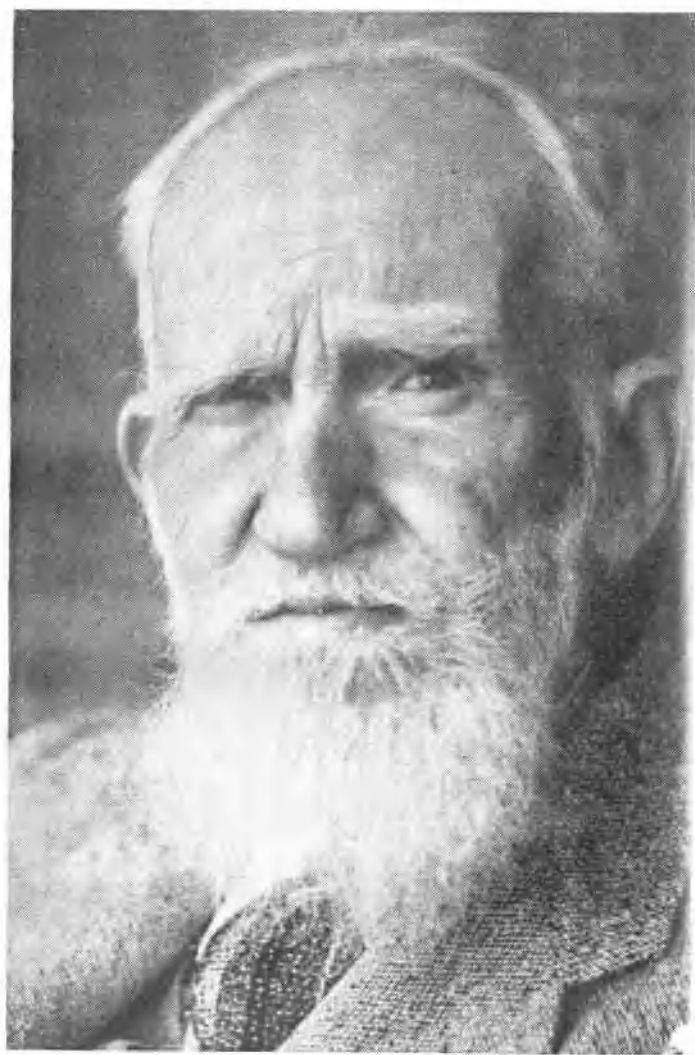
“华倫夫人的职业”也是作者所謂“不快意的戏剧”之一。这个剧本写于1894年，虽然他在写作时就已经跟独立剧院有了演出的合約，但因遭到檢查官的刁难，直至1902年1月才在倫敦新歌剧院上演。

“康蒂姐”是“快意的戏剧集”里的一部重要作品，写于1894年；1897—1898年，曾由独立剧院剧团在英国許多地方作巡迴演出，但第一次在倫敦上演却是1904年春。这是蕭伯納第一个被譯成法文的剧本，1908年在巴黎上演。

本卷最后一个剧本“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”是作者收在“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”中的一个历史剧。原剧写于1898年，1906年在美国紐約上演，一年以后才在倫敦正式演出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

1956年11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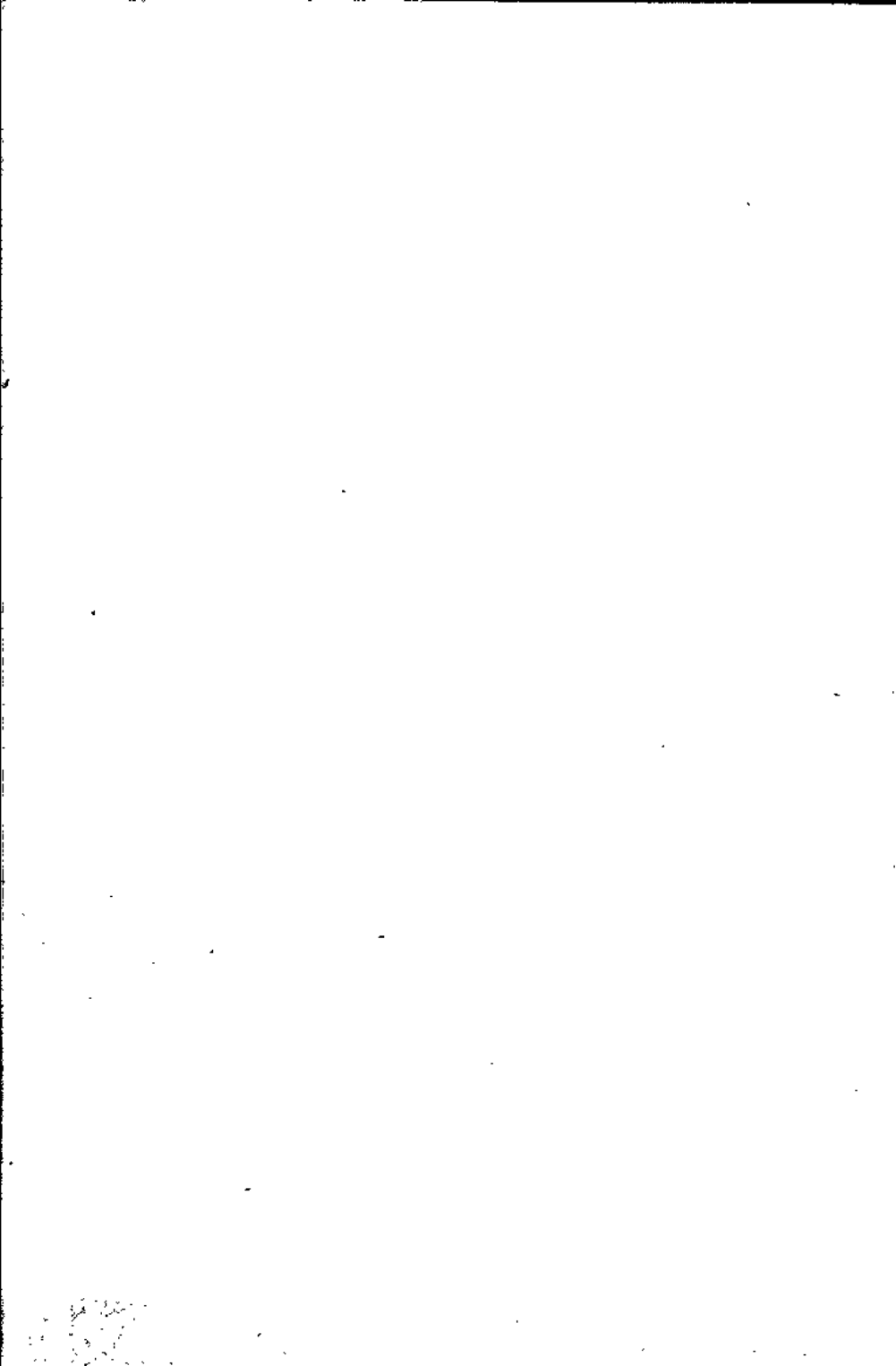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像

目 次

解夫的房產(黃 鑑譯)	1
華倫夫人的職業(潘家洵譯)	79
康蒂坦(陳瘦竹譯)	163
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(楊憲益譯)	245

鰥夫的房產

(1892)



第一幕

萊茵河上雷馬根附近一家旅館的花園餐廳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八月某日下午，天氣晴朗。順着萊茵河向波恩城的方向看去，右面可以看到從花園通到河邊去的旅館大門。左面是旅館。與旅館毗連的是一間小木屋，門口寫着“餐廳”兩字。有一個侍役在照料着。

兩位英國遊客從旅館里出來。年輕的那位是哈里·屈蘭奇大夫，年紀約莫二十四歲。他身體結實，脖子粗壯；頭髮黑黑的，剪得很短；帶着醫科學生那種隨隨便便的態度：坦率、急躁，還有点孩子氣。另外那位是威廉·德·布·高坎先生，年齡大約四十開外，也許五十歲了。這位先生營養不良，頭髮稀疏，喜歡裝腔作勢；他老是坐立不安，易動肝火，在一個不体谅的人看來，是個天生來就很可笑的人物。

高坎（在旅館門口以斷然的口吻吩咐侍役）拿兩杯啤酒到這兒來。

（侍役去取啤酒。高坎走進花園來）哈里，我們租到的是旅館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景色的那個房間，這完全是靠我的機警啊。我們明天早晨動身去逛曼因茲和弗蘭克福。弗蘭克福一個貴族的公館里有一尊姿態優美的女人塑像。還有一個動物園。后天逛紐倫堡！那兒有世界上收藏最齊全的刑具。

屈蘭奇 好吧。你查一查火車的時間表，好不好？（他從口袋里掏

出一本“大陸鐵道指南”來，扔在一張桌子上。)

高坎 (正要坐下，忽又停住) 啊呀，椅子上全是塵土。這些外國佬太不講究衛生，真是要命。

屈蘭奇 (兴致勃勃地) 得啦，沒有關係，老兄。打起精神來，比利^①，打起精神來。痛痛快快地享受一番吧。(他把高坎一把推在椅子上，自己在他對面坐下，一面取出煙斗，一面大聲唱起歌來。)

把萊茵美酒斟出來：讓它像

自由奔流的河水那樣傾瀉——

高坎 (驚惶失色) 哈里，這太不成體統了，不要忘記，你是個紳士，不是銀行休假日漢普公園^②里的叫賣小販啊。你在倫敦敢這樣不檢點嗎？

屈蘭奇 嗨，廢話！我是到國外來玩的啊。你要是在醫學院待上四年，又在醫院里實習，現在剛剛畢業，也會像我一樣的。(他又高聲大唱起來。)

高坎 (站起來) 屈蘭奇，你要么就像個紳士似的旅行，不然就恕我不能奉陪了。英國人在大陸上所以不受歡迎就是這個道理。在本地佬面前也許還沒多大關係，可是在波恩上船的那些人都是英國人。我今天一下午都感到別扭，不知道人家會把我們當作什麼人看待，你看我們這副打扮。

屈蘭奇 我們這副打扮怎麼啦？

高坎 太隨便了，老弟，太隨便了。在船上隨便一點倒還可以；可是這裡，在這家旅館里，有些人准會穿着晚禮服來吃晚飯

① 比利是威廉的愛稱。

② 漢普公園在倫敦。

的；而你呢，除了那件旅行便服之外什麼也沒有。如果你不從服裝上表示出來，人家怎麼會知道你是世家子弟呢？

屈蘭奇 得了！船上那幫人全是些人間的渣滓：美國人和一些雜七雜八的人。去他們的吧，比利，我才不去理會他們呢。（他划了一根火柴，剛要點煙斗。）

高坎 屈蘭奇，別再在公共場所叫我比利啦。我姓高坎。我相信人家准是很有地位的人，她父親那副尊嚴的氣派，你自己不也感到肅然起敬嗎？

屈蘭奇 （立刻冷靜下來）什麼！他們嗎？（他吹熄了火柴，把煙斗收起來。）

高坎 （趾高氣揚地趁勢進攻）他們也住在這兒呢，哈里，也住在這兒，就住在这家旅館里。我在過道里看見她父親的雨傘。

屈蘭奇 （真有點兒自慚形穢）也許我應該另外帶一套衣服來才對。可是行李太多實在麻煩；不過，（突然站起來）我們總可以去洗洗臉啊。（他剛轉過身來要進旅館，忽然看見有人向臨河那扇大門走來，就驚惶失措地站住了）啊，糟糕！他們來了。

一位紳士和一位小姐走進花園來，後面跟着一個腳夫，提着好幾個小包裹，不是行李，是上街買回來的東西。他們顯然是父女倆。那位紳士五十歲，高高的個兒，保養得很好，走起路來腰板筆直。他說話口吻決絕、專橫，態度盛氣凌人，再加上他的鷹鉤鼻，刮得光光的繃緊着的嘴唇，使他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。他穿一件綢緞子淺灰色大禮服，戴一頂白色高頂帽，肩上架着一具裝在嶄新的皮盒子裡的望遠鏡。他是個白手起家的人，下人們非常怕他，任何人都不容易和他接近。他女兒是個漂亮、丰满、個性倔強、服飾講究的年輕女子，頗有大家閨秀的風度，但仍然非常像她的父親。她不能說是細致文雅，倒是個精力充沛的女郎；儘管如此，也還不失為鮮艷動人。

高坎 (屈蘭奇呆若木鷄地傻望着, 高坎忙拉他的胳膊) 哈里, 沉着一点: 要鎮靜! 鎮靜! (他和屈蘭奇一起向旅館里走去, 侍役拿了啤酒出來) 茶房, *ceci-là est notre table. Est-ce que vous comprenez Français?* ①

侍役 懂, 先生。懂, 先生。

紳士 (對脚夫) 把東西放在這張桌子上。(脚夫不懂他的話。)

侍役 (插口說) 先生, 這張桌子這兩位先生已經佔了。你可不可以——

紳士 (厉聲地) 你早就該告訴我。(以極端傲慢的態度對高坎說) 很抱歉, 先生, 我不知道這是你們的桌子。

高坎 沒有關係, 親愛的先生, 沒有關係。請你就用這張桌子吧。

紳士 (冷漠地轉過背去) 謝謝你。(對脚夫) 把東西放在那張桌子上。(脚夫一動也不動, 紳士用手指了指包裹; 又狠狠地敲打更靠近大門的另一張桌子。)

脚夫 *Ja wohl, gnäd'g'Herr.* ② (把那些包裹放下。)

紳士 (拿出一把錢來) 茶房。

侍役 (惶恐地) 是, 先生。

紳士 來茶。兩個人的。拿到這兒來。

侍役 是, 先生。(由旅館下。)

紳士從他那一把錢里挑了一個小銀幣給脚夫, 脚夫一面收下, 一面畢恭畢敬地舉手碰帽子行了個禮就走了出去, 沒有再敢說什麼。紳士的女兒坐下來打開了一包照片。他自己取出一本“旅行

① 法文, 意思是: 那是我們的桌子。你懂得法國話嗎?

② 德文, 意思是: 是, 先生。

指南”，拉过一把椅子来坐下。在坐定以前，他狠狠地瞅着高坎，彷彿等他自动离开这地方似的。高坎却毫不在意，带着颇有教养的谦虚态度在另外那张桌子旁边重新坐了下来，一面招呼在后面犹疑徘徊着的屈兰奇。

高坎 屈兰奇，我的朋友：啤酒等着你呢。（喝啤酒。）

屈兰奇 （由于有了回到座位上来的借口而高兴）谢谢你，高坎。（也喝啤酒。）

高坎 我说，哈里，我常常想问你，洛克斯台尔夫人是你母亲的妹妹，还是你父亲的妹妹？

这句话立刻见了效。绅士显然对此发生了兴趣。

屈兰奇 当然是我母亲的妹妹啊。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来啦？

高坎 没有什么，我刚才在想——哈！她一定很盼望你早点结婚，哈里，一个大夫应该结婚啊。

屈兰奇 她跟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呢？

高坎 关系大着呢，老弟。她渴望将来带着你太太在伦敦的社交界中周旋呢。

屈兰奇 废话！

高坎 啊，你还年轻，老弟，你不懂这种事情的重要。表面上看起来是些无聊的琐细礼节，实际上却是伟大的贵族制度这部机器里的弹簧和齿轮啊。（侍役端着茶具回来，放在绅士桌上。高坎起身对绅士说）亲爱的先生，请原谅我冒昧跟你说话，因为我总觉得你喜欢这张桌子，可是让我们佔了。

绅士 （和颜悦色地）谢谢你。白朗琪，如果你喜欢那张桌子，这位先生愿意让给我们。

白朗琪 噢，谢谢，这儿也一样。

绅士 （对高坎）先生，我们恐怕都是同路的旅客吧？

高坎 不但是同路的旅客，而且还是同國人呢。噢，我們平素不大感覺到我們自己語言的美妙，一到外國聽到人家說着的時候，才会有這種感覺。你一定也注意到這一點吧？

紳士 （不大明白這話的意思）唔！從一種不切實際的觀點來看，很可能是這樣。事實上，聽見人家說英國話，就使我感覺好像在本國一樣。不過，我在國外的時候，可不喜歡這種感覺。這到底不是我們花錢到外國來的目的呀。（他看了屈蘭奇一眼）這位先生也是我們同路的旅客吧？

高坎 （自充介紹人）這位是我敬愛的朋友，屈蘭奇大夫。（紳士與屈蘭奇起立）屈蘭奇，親愛的朋友，請允許我給你介紹——唔？——（他用探詢的眼光望着紳士，等待他說出名字來。）

紳士 請允許我和你握手，屈蘭奇大夫。我叫薩托里阿斯；令親洛克斯台爾夫人認識我，這真是我的榮幸。白朗琪，（她抬起頭來）這位是屈蘭奇大夫。（他們彼此鞠躬。）

屈蘭奇 也許我應該給你介紹一下我的朋友高坎吧，薩托里阿斯先生？這是威廉·德·布·高坎先生。（高坎恭恭敬敬地鞠了個躬。薩托里阿斯傲然受禮。同時，侍役端着茶具上。）

薩托里阿斯 （對待役）再拿兩個杯子來。

侍役 是，先生。（由旅館下。）

白朗琪 你攔糖嗎，高坎先生？

高坎 謝謝你。（對薩托里阿斯）你實在太客氣了。哈里，把你的椅子搬過來吧。

薩托里阿斯 哪里的話。（屈蘭奇把椅子搬到茶桌邊，他們都在桌子周圍坐下。侍役又拿了兩個杯子上。）

侍役 各位先生，開飯的時間是六點半。您還要什麼別的東西嗎，先生？

薩托里阿斯 不要啦，你去吧。（侍役下。）

高坎 （懇懇地）薩托里阿斯小姐，你們打算在這裡待很久嗎？

白朗琪 我們還打算到羅倫色克去呢。那兒有這裡這麼好玩嗎？

高坎 哈里，把“旅行指南”給我。（屈蘭奇從另外一隻口袋裏掏出“旅行指南”）謝謝。（他在索引里找羅倫色克。）

白朗琪 攪糖嗎，屈蘭奇大夫？

屈蘭奇 謝謝。（她把杯子遞給他，一面脈脈含情地瞅着他。他急忙低下頭去，同時惶恐地對專心在麵包上抹黃油的薩托里阿斯瞅了一眼。）

高坎 羅倫色克看樣子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。（他念）“這是萊茵河上風景最幽美、遊客最多的名勝之一，附近有許多別墅和美麗的花園，散佈在村子後面樹木叢生的斜坡上。這些別墅和花園大部分是萊茵河下游的富商們的產業。”

白朗琪 聽起來倒像是個又文明又舒適的地方。我建議我們上那兒去。

薩托里阿斯 親愛的，這倒很像我們蘇必頓的那所房子。

白朗琪 對了。

高坎 您在泰晤士河邊有所別墅嗎？啊，我真羨慕您。

薩托里阿斯 不，我只是在蘇必頓租了一幢帶家具的別墅，為夏天避暑用。我住在貝德福廣場。我是教區委員，所以必須住在我們的教區里。

白朗琪 高坎先生，再來一杯茶吧？

高坎 夠啦，謝謝。（對薩托里阿斯）我想这个小地方你們都逛遍了吧。這裡除了亞普利奈里斯教堂^①之外，沒有多少可以看

① 亞普利奈里斯教堂——德國普魯士省羅倫色克地方有個溫泉也叫亞普利奈里斯。那裡的泉水是世界聞名、有益健康的飲料，而教堂本身卻沒有那麼出名。薩托里阿斯誤以為教堂採用了泉水的名字，覺得有損神聖而大起反感。

的东西。

薩托里阿斯（大起反感）什么？

高坎 亞普利奈里斯教堂。

薩托里阿斯 怎么給一座教堂起这么个怪名字？真是十足的大陸風味。

高坎 唔，对，对，对。薩托里阿斯先生，这正是我們那些鄰邦的短处。缺乏高雅！他們有时缺乏的就是高雅。不过，起这个名字倒不能怪他們。是礦泉採用了教堂的名字，並不是教堂跟着礦泉起的名字。

薩托里阿斯（彷彿這話只是一種企圖掩飾的借口，而不是充足的理由）我很高兴听到这一点。这是不是一所很有名的教堂？

高坎 “旅行指南”上有个星号。

薩托里阿斯（肅然起敬地）这样說，我很想去看看。

高坎（念“旅行指南”）“——科隆大教堂的已故名建築師茲維納建於一八三九年，富斯登堡——史丹漢伯爵捐資。”

薩托里阿斯（大为所动）高坎先生，我們一定得去看看。我沒想到科隆大教堂的建築師活着的年代离現在这么近。

台明琪 爸爸，別再去看什么教堂啦。教堂还不全是一样的，我对教堂真是膩死了。

薩托里阿斯 噯，親愛的，我們花这么多的錢，老远到這兒來，为的就是要看一些值得看的东西，現在來了却又不看。你如果觉得这样做是合理的話——

台明琪 那末今天下午別去啦吧，爸爸。

薩托里阿斯 親愛的，我願意你什么都看一看。这是你的教育的一部分——

台明琪（起立，不耐煩地嘆了口氣）啊，我的教育！好吧，好吧。